

斯人頌 — 正篇

馮瀚緯

做人要像不倒翁，
沒有路他走不通，
無洞不鑽只怕沒有孔。

老子金多，
左有哈巴狗、右有應聲蟲，左逢右源；
前有諂媚婦、後有馬屁公，前呼後擁；
怎麼不拉風？
本人官大，
裡有奸囊團、外有昏義工，裡應外合；
上有昏頭君、下有瞎眼民，上欺下矇；
當然會成功！

鎖定目標，要捅就捅，該剝就剝，心黑又手辣，
只管向前衝鋒；
主意即定，能推就推，當拱就拱，裝傻又裝蒜，
去你個世界大同。
旁人看了不滿，光嘖嘖啞啞，欲語還休，又有
個什麼屁用？
要造百姓之福，應揭發真象，告之以眾，得有
個實際行動！

君不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的是我的，
我的當然不是你的，你懂是懂？
古有云：個人自掃門前雪，何必找麻煩，所以
管他媽個別人死活，只求自己有一片天空！

他，前世修來的福，天生的好種；
他，上輩得來的祿，從小是命童；
他，這輩子來的壽，老而彌奸、百死不僵是蜈蚣。
全腦子的斜七歪八，整胸的機詐權謀；
一肚子的機關算盡，滿懷的志壯心雄。

他剽竊朋友辛勞得來的功績，沾沾自喜，自比
天上彩虹；
卻讓朋友在硬地上跳蹦蹦，還不時到處宣揚，
說你太平庸！
他踐踏在戰友疲憊的肩頭，自己攀上枝頭作鳳凰；
卻讓戰友在污泥中作狗熊，還損你是笨蛹。

你做事、他得寵，你出錢、他得俸。
開會議，他發言熱哄哄、提議勢洶洶，只是太
把計謀弄！
做事情，他八面玲瓏、取寵譁眾，只是心中尺
度不把公平從。
有過錯，儘是別人責任，他卻辯稱自己無辜，
事先完全不知情，只是兩肩聳。
論功勞，吹得震天價響，猛往自己封。
交報告，錯的拿你充，對的全歸自己大一統。
見名利，尖著頭往前聳，姿態再難看也不怕
窘！

他壞的猛往外推、朝外送，好的獨享不分，偷
偷留著自個兒用，
他佔盡所有人的便宜，搶每個人的功。

看你裙帶可沾、利益可圖，
就跟你叫友說朋，道弟稱兄，與你結盟，還經
常拉你攏、把你捧。
看你權勢已去、風光不再，
就與你不再相逢，逼你出宮，向你興訟，還沒
事拿你諷、對你兇。

好好的團體，他可以弄得你不斷內訌，各不相
容；
平靜的關係，他可以攪得你人人自恐，整日驚
悚。

你的高見，他據為己有，還把它當作自己的人
情往外送。
他的東西，你想都不要想碰！

你找他要債，他作啞裝聾，還帶哭窮；
他找你借錢，你最好乖乖馬上雙手往上貢！
否則他失控，不是打得你見紅，就是罵得你發
瘋。

要搞鬥，他馬上變毒蜂，對你猛攻，叮你個滿
頭包、一身膿。
要說爭，他即刻成瘋狗，咬你痛處，死纏爛打、
絕不放鬆。

當你還在我儂你儂，做你的春秋大夢，他卻早已兩袖飽飽囊豐豐。

當你還在死守自己的四席小屋、擇善固執，他卻是置地買房一棟棟。

你想檢舉他，他先黑你的頭，捏造醜聞對著你轟；

你敢再提證，他找人把你一頓揍，教你什麼事都不能做，成天只能喊痛。

出了事，他馬上逃無蹤，留個可憐的你去免死狗烹。

作者按：
讚語總覺說別處
罵話老往自己沖
何妨斜目眇塵世
一切盡在不言中

附記：
正到頭來正變反
反反多數又成正
疑是正來實是反
多少冤反原是正

他不但夠勇、夠聰，而且事事都是佔上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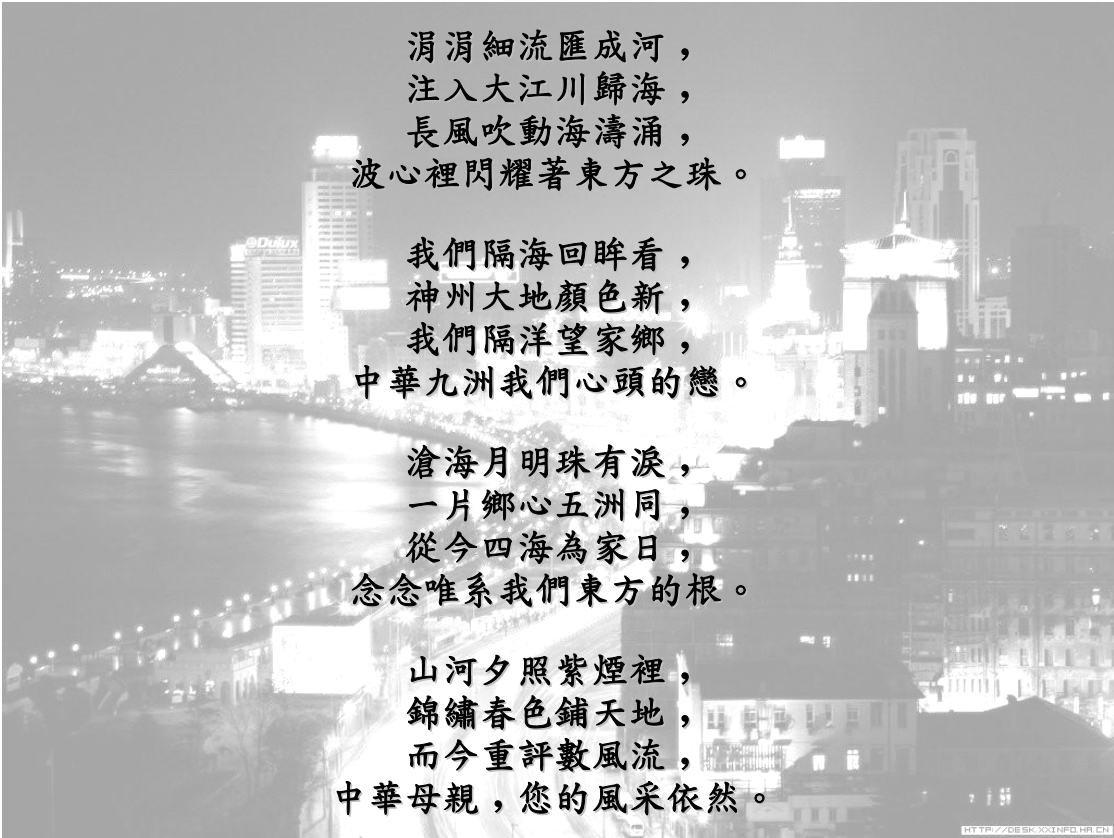
他當然和你我不同。
你說，我們是否應該馬上把他奉？
如此斯人，怎麼不聖眷特隆！

哎，世態炎涼，雖處春夏、感覺像秋冬。
唉，芸芸群眾，知難而退、統統跑無蹤。

編輯：另篇姐妹作“斯人頌—反篇”請參閱
【千橡】2001年秋季版

心頭的戀

— 王瑞芸



涓涓細流匯成河，
注入大江川歸海，
長風吹動海濤涌，
波心裡閃耀著東方之珠。

我們隔海回眸看，
神州大地顏色新，
我們隔洋望家鄉，
中華九洲我們心頭的戀。

滄海月明珠有淚，
一片鄉心五洲同，
從今四海為家日，
念念唯系我們東方的根。

山河夕照紫煙裡，
錦繡春色鋪天地，
而今重評數風流，
中華母親，您的風采依然。

生活

孚威

生活中最重要，最難得，也是最簡單的，就是隨時隨地保持自己內心的舒坦..

生

活是藝術，幽默即神仙。活潑生動的有趣人生須要深度與想像空間。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月裡的朦朧，唯會心者知之。身靜心閒，以內樂外是體會生活的橋樑。心靜能生慧，休閒見真觀；忙碌中容易失去自我，夜深人靜時，驀然回首發現我的生活中沒有我，是何感受？莫非“花開花落春不管，水暖水寒魚自知。”

生活的樂趣在心不在境；蘇東坡在官場起伏中，化景物為情思，寫下（題西林壁）的名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蔣捷，蔣竹山總結自己一生寫照的（虞美人）詞“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說出當代落魄文人的心境。船子和尚德誠的“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更生動真切的表現出灑脫之境。味無味處有真樂，材不材間過一生，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是修身大法，而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則成了養心第一功。

“一心療萬疾”是古今中外治病最妙秘方，生活中最重要，最難得，也是最簡單的，就是隨時隨地保持自己內心的舒坦。“靜”是

中國千百年來儒，釋，道三家養心(自己感覺舒坦)的共同方法，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治病能力。人在靜時腦波變慢，當達到 4Hz 以下，成為 Delta 波（註）時腦中會釋放大量生長荷爾蒙，可以治病保健。心靜體鬆，氣沈丹田，身體各部位運作正常，免疫系統提昇，病從何來？

好的心情，運動，太陽，空氣，水是近代所公認的健康五要素；而太陽，空氣，水是客觀環境容易得到的，為了保健的需要也可以勉強動動，可是好的心情是古今中外所有人夢寐以求的，談何容易？我們的老祖宗數千年來所稱的修身養性，性者心也，並將練習的過程“定，靜，安，慮，得”載入禮記，大學篇的第一段，作為十五歲束冠成年後上的第一課。太極拳所稱的動態靜養，首要是“靜與鬆”。在藍天白雲，遠山近水，花鳥爭鳴，萬籟有聲的環境中，舒坦的盤拳架，天人和諧之象隱隱而現。自己感覺好，別人看了心情也好，無形中養成健康的好習慣，也添加了生活樂趣。

偷閒看本自己喜愛的書，靜靜的聽音樂，輕輕哼首無意識的小曲，自然而然的進入無我的狀態，體會到內在自我真實的存在，輕鬆愉快之心情無由而生，這就是生活。

註：四種腦波

- (a.) Beta 波：14 Hz 至 100Hz 以上。這是最快的腦波，代表正常清醒有知覺的狀態。凡是腦力集中，興奮警覺，認知，都出現 Beta 波。如果幅度較大，則表示焦急狀況。
- (b.) Alpha 波：8Hz 至 13Hz。正常成人腦波的基本率。一般相當穩定，閉眼及冥想情形下，Alpha 波表現十分明顯。
- (c.) Theta 波：4 Hz 至 8Hz。代表睡眠狀態，也代表增強創造力，超級學習能力，整合經驗以及增強記憶力等多種情況。
- (d.) Delta 波：4 Hz 以下。代表熟睡無夢狀態，或似睡非睡的深度恍惚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腦中會釋放出大量生長荷爾蒙，可以治病保健。

女性美

左大磊

每一個人生階段的女性都有其值得驕傲的美...

人都愛美，不論男女，愛美的行為在女性身上尤其顯豁。如何裝扮自己展現風采，已是現代女性重要的一門生活必修課，於是美容、整型、瘦身的行業無不榮發滋長，似乎朝夕之間人人都可修得芙蓉面、楊柳腰。其實女性身上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美，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小女孩的笑靨表現的是天真美，少女們舉手投足流露的是青春美，漸漸長大了，談戀愛了，體會到的是發自內心的喜悅柔性之美，成了家，養育子女，女性炫耀的是成熟美，隨著年歲的增長，人情世故的陶冶，全身散發的應是通情達理之美。每一個人生階段的女性都有其值得驕傲的美，而愛美的舉動是熱愛生活，自敬敬人的表現，值得鼓勵。

女性之美其實是可以通過各種管道表達出來的。新時代女性主義者一直強調女性要有獨立的人格，在經濟上，在精神上都不能依賴任何人，然而過份講究「獨立」，容易被「孤立」了，適時適量的「依賴」有時反而有益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互動，進而美化人際關係，不也是一種「美」的表現？其間如何拿捏，則是一門藝術，新女性一定要參透了。如果「獨立」代表能力，「自信」就代表魅力，這個「自信」並不是相信自己沒有錯誤，而是相信自己存在的價值，每天早晨對著鏡中的自己微笑一下，道聲早安，給自己一個親切鼓舞的問候，那麼保證這一天都有滿滿的信心和愉悅的心情來面對可能發生的挫折和煩惱，不輕言放棄，不輕易逃避，旁人看到的就是一個明亮的自我肯定的女性，其魅力無與倫比。自信的人必定樂觀，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向真善美前進，其間

發生的困難和痛苦則是過程中的現象，所以都能以達觀和正面的態度坦然處之。俗語說：「送人鮮花，手有餘香。」使別人快樂，也能使自己快樂。樂觀的人沒有不必要的憂慮，面容和諧，常帶笑容，笑就是美。新時代女性與社會接觸層面日益深廣，為事業經常在潮流之尖端，為家庭又得任勞任怨，猶如一枝兩頭燃燒的蠟燭，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長期的勞碌影響心情甚至於扭曲性格那就太不美了，新女性要記得也要懂得留給自己一個沈思反省。修養生息的空間，在這個絕對私密的空間裏，解剖自己，放鬆自己，不光是自舔創傷，還要提神充電，培養寬容，感恩的心，當再度出發時又是一個神采飛揚的美麗佳人。

現代人審美，頗多遵從西洋標準，對女性的明媚、健美、智慧等等都有某種程度的要求，其實中國古代就已經有一套審美的標準，講究女性之美必須「有態、有神、有趣、有心」歸納之下，無非就是對外在美，內在美表現平衡的要求，前者令人驚豔，後者引人動魄，若能兩者兼俱，那真是美不勝收，令人難忘了。中國人又愛說「窈窕淑女」，「窈」是內心美，「窕」是外表美，內外兼修，美得要有內涵，就是標準淑女，人間之至美。隨著時代的演變，女性對美的認知日益明確，對美的要求也愈來愈寬廣，不再拘限於小格局的化妝、美容，不再徘徊於「為悅己者容」與「為己悅者容」之間，而是以自我為中心，提昇知性之美，表彰感性之美，內在氣質的修煉，加上外在精緻的修飾，現代女性是越發懂得求美之道了。



我與音樂

王瑞芸

我漸漸知道，人生如歌，音樂從來也沒有在我們身外...

我是個學美術的人，於音樂上頭，卻天份極差，我不願學任何樂器，學也學不會。四年前，我們家很鄭重地買了一架新鋼琴，是給兒子的，亮閃閃的鋼琴放在家裏，我又成天閑著，這還不夠構成一種誘惑嗎。我就上去試了試，但一星期後就打了退堂鼓。原因說出來，祇怕誰都會點頭同意：十來歲的兒子彈五六遍就學會的簡單曲子，我足弄了有五六十遍。過後，我把琴蓋輕輕關上，撫摸著鏡子般光滑的琴面想：就算是家中添了這麼件錚亮的傢俱白攔著看，也不錯。

不只是我現在成年了學不會樂器，其實我在兒子那樣的年齡，也一樣學不會。那時，很意外地，我們家居然有一架鋼琴。我說“居然有”是因為當時正處於文革的年頭，家裏有鋼琴的都得往外清理，我們家原是沒有鋼琴的，卻突然添出一架來，怎麼不是“居然”！

那是一種很意外的情形。70年代初我們家被下放到蘇北農村去了，那真是離文明很遠的偏僻角落，人除了在地上苦掙溫飽，不擁有其他與文明有關的附屬物。我們去的那個村裏有個插隊知青，他在縣城的某處碰上一架鋼琴，想必也是由經抄家所出，就花了很少的錢買了下來，運到鄉間，並寄放在我們家中。他這麼做出於兩個原因，第一，他們知青的住處已與農舍無異：正門一間堂屋，左右兩間廂房，人住兩邊，中間的堂屋是公共的地方。而鄉裏人除了睡覺，堂屋的門是不作興關著的，一是表示磊落不避人，二是表示歡迎八方來客，而知青的住處，村民去得更多了。農民們多少以為，知青是公家人，他們的地方更加是公家的地方。很難想像可以把一架鋼琴放在他們堂屋裡，只消每人敲一記，祇怕就敲壞了。而我們家是下放幹部，老小一家子，便具備了

私密的家庭性質；也還由於我的父母是那種“年深日久”的城裏人，萬無改造的可能，村民們自覺地和我們保持某種距離，容忍我們像城裏人那樣關起門來過日子，鋼琴放在這樣的家中是可靠的。第二，我母親會彈一點鋼琴，那個知青於是來向我母親學琴，因此，這些機緣湊成一處，我們家在被下放農村之後竟添出一架鋼琴來。

那是一架小個頭的琴，黑色，已經老舊了，但聲音還不錯。鋼琴是一種長壽的東西，往往可以活過人的一生，那架琴不知幾世幾年了，竟會流落到鄉間來，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可追究的。那知青其實很少來學琴，而我母親也很少彈，當時我的父母對於下放的命運非常怨天尤人，情緒很不好。現在回頭看看，其實挺可惜，那樣的白拿工資不做事，又有鄉間乾淨的陽光和空氣，新鮮的蔬菜和魚蝦，蠻可以歡喜過活的。父親是個弄畫的人，母親可以弄音樂，又有了琴，他們若是把心胸開闊出來，不知在鄉間能生出多少額外的詩意來呢。他們卻一個勁兒地發愁啊，發愁啊，把大把的光陰都糟蹋掉了。後來，我凡碰上了不順心的日子，不由地就要想，我若是發愁啊，發愁啊，日後，我會不會為此後悔呢？人生總是由一些很好的日子和一些不好的日子構成的，而人是只活一次的。

那時，我和姐姐被送到城裏讀中學，放假才回鄉下去。有一次母親突然說要教我們鋼琴，姐姐聽了露出很喜歡的模樣，我就暗自納悶：這種事，她怎麼喜歡呢？可母親是說一不二的。於是輪到我的時候，我開始慢慢地在上面敲《東方紅》，我把手舉在半空裏，在一模一樣的白色琴鍵上努力分辨不同的音，結果在每一個彈下去的音之間要隔三到五秒鐘，然

而，整個曲子都被我彈出來了，而且沒有錯。我母親坐在一邊，正在吃那種上海特產的黑色小核桃，小核桃吃起來挺麻煩，果仁曲裏拐彎地包在硬殼裏，因此她於這上頭很大地分了心，對我的演奏不置一詞，我心中得意，以為沒有錯就能達標。不料母親一吃完核桃，立刻翻臉，拍著腿說，“這也叫音樂！”我當然只能重來，心中叫苦重來，她倒不曾再多吃些核桃。

姐姐比我精彩多了，不幾天，她就有模有樣地在上頭彈曲子了。那時候，村裏人都在傳，說那個知青把鋼琴放我們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那“沛公”就是我姐姐。的確，我們一回來，他就每天都來我們家了。我聽了傳聞，就在暗中窺測他，他中等個頭，臉很大，眉宇也就開闊，看上去倒是大大方方的，有一股城裏讀書人的氣質。因為他的頭髮有一點點往上禿，在當時的我眼裏，他已經不年輕了。而我姐姐那時正雙八年紀，又高挑又漂亮的樣子，我不免就想：這也就是做夢罷。可這件事我和姐姐在私底下從來沒有談過，而我的父母除了他們的憂愁，對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因此那時候，音樂是和鄉下的草屋，憂愁的氣氛，小核桃，有預謀的男知青等等奇怪的東西混在一起的。

我進大學讀書，讀的是美術系，天然地就親近音樂系，因為音樂美術是同盟。我們兩系的學生完全打成一片。他們誰擅長聲樂，誰擅長絃樂，聲樂得幾分幾等，絃樂幾分幾等，誰跟誰好，誰又跟誰不好，我們全都知道了。由於音樂系最出色的教授是教聲樂的，因此學生的注意力全在聲樂上，他們的尖子學生，就是唱得最好的人。他們於鋼琴上倒不很留意，他們的鋼琴課等於我們美術系的素描課，那不過是一個基本功訓練。

起初，他們系裏唱得最好的是一個女生。那個女生據說是閻錫山的親戚，閻錫山是軍閥不假，可是，能夠雄霸一方的虎狼之人，究竟不是等閑之輩，只說這個親戚，便有過人之相。首先她長得高大，個子在一米七五以上，五官精緻，皮膚雪白，骨相端正，器宇軒昂，她這樣的女子走出來，叫人眼睛是要一亮的。她給人的印象還不是漂亮，而通體上下有一股非凡的氣度。這樣的精神面貌在當時的中國人裏是非常罕見的，因此我們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大洋馬”。“大洋馬”也插過隊，很難想像

這個形像立在貧困的鄉間會是一種什麼效果。總之，她來上學時，年紀已經三十了，還沒有對象，什麼樣的男子配得上她呢？

“大洋馬”雖然相貌過人，卻又並不是那等自視甚高端著架子的淺薄之輩，她非常善於和各種人打成一片，跟我們美術系混得最熟的就是她。從來看不見她用功，有空只往我們宿舍跑，見我們都比她小，她也拿出小兒女態來，跟我們講笑話啊，模仿人的口音啊，說逸聞趣事啊，跟我們笑得一起滾在床上，弄得我們人人都喜歡她，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有派頭的，卻又這麼生動滑稽的一個人。她其實是非常懂事的，但把這懂事藏得很好，她跟我們作樂是一種樣子，不作樂時另有一種樣子。有一次，他們音樂系舉行演唱會，一個蘇州來的漂亮男生上臺獨唱，卻唱砸了。他非常狼狽懊惱，逢人便作解釋：燈光怎麼不好，樂隊怎麼出錯……傳得我們美術系上下都知道了。有一天在去飯廳的路上，我見“大洋馬”和他走在一起，聽他憤憤而談，而“大洋馬”呢，全神貫注，目不斜視，好像完全沒有看見我。我第一次看到她原來也能那樣耐心地，嚴肅地跟一個人談話，顯然她在小心地安慰他。我而且還看到有人對她說了不大愉快的話，她裝著沒有聽見，事情就那樣不著痕跡輕輕滑過去了。

“大洋馬”身上的許多東西，對我當時都是很新鮮的經驗，她的不用功，她的尋樂，她做人的精細得體而不露棱角，其實全是一個人的修養和一個人的眼界。怪道她給人的感覺不是漂亮，更加是氣度，修養其實比相貌還要緊些呢。

不等到畢業，她就去了美國，她去了美國也沒有忘記我們，給我們寄來了她的照片。照片上她穿著深色的高領毛衣，外頭是一件明黃的羽絨背心，敞著，牛仔褲，運動鞋，斜斜地靠在校園草坪邊的長凳上，臉上是一種非常適意的表情……我們把這些照片傳來傳去地看，興奮得臉熱心跳，那就是美國啊！看看人家這姿勢，看看人家這穿戴，她身上的那些行頭當時件件對我們都是新鮮的物事。我們人人替她慶幸：這下好了，也就是美國那樣非同尋常的地方才合適非同尋常的“大洋馬”，在那裡，她可以配上一匹真正的洋馬，然後比翼雙飛了。多年後聽說，“大洋馬”嫁的是個中國人，生了個聰明絕倫的兒子，而她不再唱歌了，只是在家相夫教子。

“大洋馬”走後，音樂系的頭把聲樂交椅就在另外兩個女生之間爭奪。那兩個女生相貌和風格都很不同。一個長得動人。我不說

“美”卻說“動人”，是因為那的確是一種另類的美。就分別看她的五官而言，都有缺點，眉毛太淡，眼睛不大，鼻子太直，嘴小，她的下頷骨比較方，相當違背中國仕女的標準美：瓜子臉。可是怪，她走出來就是動人得很。她通身有一種弱柳扶風，臨水照花的婀娜和朦朧。她的眼睛好像從來都沒有完全睜開來過，睫毛半是羞澀半是迷茫地覆著，配上她嫩嫩的皮膚，真是招人心疼啊。她一些兒沒有那種伶俐活潑的舉動，倒有一種靜如處子的樣子，又安靜又乖順。她若碰到了人，無論熟人，生人，都先要愣一愣，嘴微微張開，露出小鹿般的天真和稚氣，那也真是招人疼。誰見了她，都會聯想到那種極其乾淨的，稚嫩的，叫人祇想捧在手裡小心呵護的一類東西。那時，校園裏比她漂亮的臉蛋大有人在，可像她那般“動人”的卻沒有。後來我讀《浮生六記》，看到芸娘形容女子的漂亮須是“美而有韻”者，我就想起她來。那個“韻”真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好像一個人被一種光照著，那光是銀白色的，一點兒也不強，可是從不消失，把一個人從頭到腳罩住，因此，即使她走到你跟前來，也能讓你覺得影影綽綽的，那種輕靈裊娜的朦朧感，便是“韻”吧。

她的追求者非常之多，校內的，還有校外的，但她都不答理。她也和“大洋馬”一樣，得空就來和我們美術系的女生膩在一起，她不講笑話，聽我們講，乖乖地在一邊坐著，真看不出她是音樂系的頭塊牌子，也看不出是“君子好逑”中的中心人物。她只說過一次笑話，那是校外有個空軍飛行員來向她求愛，她問我們：“飛行員是什麼？不就是跟個開汽車的一樣？”她那樣單純卻又無意中達到深刻的話把我們都逗笑了。她唱歌，和她的人一樣，聲音是純銀的顏色。

另一個女生，長得很奇特，她是娃娃般的圓臉，小鼻子小嘴，原是好好兒的，可是她好像一個玩具娃娃不小心被掉在地上，然後又被人踏了一腳，而那一腳正踏在臉上，使得臉的正中凹下去一塊，她就是那個被人踏過一腳的娃娃。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對自己的相貌不可救藥地計較，敏感，那張被踏過的娃娃臉若長在

我身上，多半能要了我的命。可是她卻是喜眉喜眼的，熱情，愛笑，笑得很響。我們說前面那個女生的聲音是銀色的，那麼這一個的聲音就是金色的明亮，耀眼。因此聲樂的最高分老是在這一金一銀之間搖擺。

可是到了快畢業的時候，總要定出個第一來了，他們音樂系上下都很緊張，那一金一銀就更不必說了。連我們美術系也跟著緊張，天天去打探消息。最後，結果出來了，那個金嗓子得第一。

有一天走在路上，我和“金嗓子”迎面相遇。我對她說，祝賀你啊。她笑嘻嘻地拉住我：“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得第一嗎？”不等我開口，她急忙就說，“我信了主了。因此我在唱歌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心裏只有一個信念：榮耀主。”我驚異地看著她，眼睜睜地看著她的臉在我面前明亮起來，那樣一張在正中被踏過一腳的臉也被一種光照耀著了，讓她激動，美麗。她眼睛都濕潤了：“是的，榮耀主！只是榮耀主！我的名次，我的自己全是不足道的，榮耀歸於我主耶穌！我的歌全是獻給主的！”

這樣一次邂逅，這樣一段對話就那麼清晰永久地刻在我的心版上了。這些年來，我並沒有加入任何宗教，但是我準準地知道，即使我們只是肉身凡胎，但有那麼一種境界，可以提昇人，解放人，昇華人，那就是：忘我。

當年我們那些女孩子們在一起，成天都幹什麼了？雖然我們和音樂系的同學如此水乳交融，但我們從不向她們討教任何音樂的知識，就像她們也從不來向我們討教美術的知識一樣，我們就是那樣活著，應付著各自需要完成的功課，然後，切膚地感到自己的和別人的喜怒哀樂，就是那樣一些東西，而不是概念裏的音樂美術，在悄悄地薰陶著，啟迪著我們的人生。

我對於欣賞音樂略有概念，得益於後來去北京讀研究生後偶然聽來的幾堂音樂欣賞課。那時我就讀的地方叫中國藝術研究院，其中設有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門類的研究，同學都已經是各科中的專家，隨便就能提供給人很多專業的知識。於是音樂研究所的一個同學，給我們開了一堂音樂欣賞課。

那同學是天津人，道地的一張“衛嘴

子”，特別能說，亦是性情中人，因此他給的音樂欣賞是帶著很多個人情緒和感情的。他給我們講柴可夫斯基，說到他的第六交響曲裡面的一段行板，便回憶說，他當時在鄉下，生活單調苦悶，是老柴的音樂安慰了他，特別是柴六中那段如歌的行板，在那樣荒涼無望的日子裏，“像一股暖流在心上淌過去”。

音樂究竟是什麼呢，是一隻手吧？是可以伸過來，撫摸人內心的一隻溫暖的手吧。

此後，我也體驗過那樣的“暖流”，那時我們在北京常去聽音樂會，印象裏有兩個人的音樂構成了撫摸內心的“手”。一個是伯恩斯坦的鋼琴，一個是傅聰的鋼琴，這兩個人演奏的樂符一響起來，好像箭簇，直直地射進人的心裏，於是，一個人活像被魔法鎮住了，不能動彈，然後聽任他們的音樂沒頭沒腦地把自己完全淹沒，融化。那些次一等的音樂家做不到這樣，他們的樂曲就是無法走進人的心裏，它們滑溜溜地從耳朵裏一竄而過，離心還隔著好遠呢。所謂大師究竟是怎樣的人呢？就是那些能很快找到通向人內心道路的人？

也許就是受了那幾堂音樂欣賞課的影響，我一直比較喜歡俄國的音樂家，比如我喜歡俄國的拉赫瑪尼諾夫遠超過喜歡莫札特。拉赫瑪尼諾夫的音樂沈重，悲哀，如泣如訴，我一聽，一個人馬上就被他帶走了，走到一種悲愴的，哀怨的，無奈的境界裏，在那種境界裏，

我看見了什麼叫人生，那麼淒美，又那麼絕望，叫人感動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有的利益計較，榮辱興衰在那種境界裏，變成了微塵，變成了輕煙，變成了委瑣和屑小。

就是這樣，我喜歡上了一切悲涼的音樂，其實我不是個哀傷的人，也沒有過哀傷的生活，可是哀傷的音樂讓我由衷覺得，哀傷比快樂深刻，它能夠表達人生中那種與生俱來，天老地荒的無奈，那好像是我們所有人生的主旋律，即使萬萬人之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

我曾寫過一個叫“戈登醫生”的愛情故事，寫的時候，我一直不停地放二胡演奏家余曉光演奏的喜多朗的宇宙音樂，那音樂哀婉到無可形容，中國的二胡表達哀婉真是無可匹敵的，像一條線，像一注水，細長蜿蜒，不絕如縷……那是究竟說什麼呢，那就是訴說我們人生天高地厚的無奈吧！我一邊聽，一邊慢慢地營造出一個絕頂無奈的愛情故事，把自己寫得淚水漣漣的，後來也把讀者哄得淚水漣漣的。我究竟是寫了小說，還是寫了音樂呢？我實在是把那個故事當一首哀曲去寫的。

我漸漸知道，人生如歌，音樂從來也沒有在我們身外，它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不，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曲調悠揚，如泣如訴地奏響了，於是對於我，音樂和美術一樣，便是人生。

